

中国短篇儿童小说之王

常新港

灵水
系列

橡树籽重生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橡树籽 重生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橡树籽重生 / 常新港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36-7719-7

I. ①橡…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6619 号

书 名 橡树籽重生(常新港心灵成长系列)
著 者 常新港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选题策划 谢 蔚 梁 唯
责任编辑 梁 唯 王龙华 E-mail: lwff@sina.com
责任校对 王世锋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乔峰
插 图 雷恩斯小哥
照 排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6.375
插 页 8
字 数 128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719-7
定 价 19.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儿童文学

灵魂草场之旅	/ 001
甘北朝北走	/ 045
我自己的故事	/ 058
涩果绿遍天	/ 067
面包中的葡萄干	/ 084
人胃狗心	/ 102
橡树籽重生	/ 114
热爱生命	/ 127
风琴声与野草同生	/ 133
白桦林，不说话	/ 138
蓝雪黑鸟	/ 146
能行走的野豆角花	/ 156
像保龄球一样向前滚动	/ 170
我眼前的忙碌生活	/ 186

灵魂草场之旅

夜里十二点,女孩子陶然手里捏着一张精美的变幻着图案的特殊车票,终于登上拥挤的睡梦列车。这辆银灰色的夜行车悄然无声地把这个疲倦的女孩子带入宁静的深处。睡梦的深处有清澈的水潭,有墨绿色的宽叶林,还有树叶后一只只动物的好奇的眼睛。就是这些充满灵性的眼睛,使那样的夜有了光,有了无限大的诱惑力。

陶然心里渴望的是逃亡——心灵逃亡。她觉得自己是如约来这里跟什么人见面的。当然,这个人跟快乐幸福美好有关系。也许他不一个人,而是一片树叶,或是被草遮蔽住的石头?

陶然来到的地方叫灵魂草场。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不知道,正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她想来。这里肯定有灵魂,有草地。也许它有多少根青草,就有多少颗灵魂吧?

身后的夜行车离她而去,仍旧是无声无息的。它的车轮像是用空气和月光制成的。是啊,是啊,月光和空气永远不会堕落

成垃圾的。假如，一个人的灵魂不慎掉入了垃圾堆里，那么灵魂该到什么地方清洗呢？夜行车是没有站台的，它随时停下，随时启动。站台永远都是跟着灵魂走的，就像是人的影子。在一个地方，从夜行车上走下一些女孩子和男孩子，在另一个地方，一些女孩子和男孩子又会乘上这辆夜行车。

陶然看出来了，凡是上车下车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的行囊都很简单，只有一个小小的背包，松松垮垮地贴在背上，就像是一件漂亮的装饰品。但是，他们的心里，都装满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空气是湿漉漉的，这让女孩子陶然的皮肤很舒服，感觉所有的汗毛孔都像幼鸟一样嗷嗷待哺，自由任性地呼吸。

因为皮肤的敏感，陶然自然而然来到了一处叫“我们”的水潭边，那里有很多的动物和男孩子们女孩子在戏水。当陶然仔细看时，发现所有在场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在裸泳。

陶然仅仅犹豫了片刻，就把身上的衣服脱净了，赤着脚小心地踏入水中。她记得自己是不会游泳的，天生晕水。可现在，她伸展开裸露的四肢，竟很从容地在水中穿行了。她一边游着，一边想，水边上立着的那个“我们”的牌子中的“我们”两个字真好听啊。想着都舒服——我们的水潭。这时，一只看上去比海豚还要聪明的动物游过来，它光滑的身体紧紧贴在陶然的身上，跟她并驾齐驱。它的眼睛是黑色的，很诱人。它像是专门用眼睛跟人交流的。陶然问它：“你能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吗？”它自然不

会说话,但是,它用眼睛回答了陶然:“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陶然笑起来……

陶然的床边立着她的爸爸和妈妈。爸爸和妈妈已经不止一次在深夜走进女儿的房间,用他们的敏感和警惕去收集女儿的梦话。现在,离陶然的嘴最近的是爸爸和妈妈的耳朵,他们的耳朵贪婪得都快贴到女儿的嘴巴上了。他们听见女儿在说梦话,他们一万分地想知道梦中的女儿在说什么,在做什么,正在跟什么人说话,内容是什么。此刻,陶然正在喃喃自语:“你总该有名字吧?你叫什么?”

爸爸和妈妈受了惊吓一样,抬起头相互对视了一眼。陶然的这句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爸爸有点儿冲动地说:“怎么样?出事了!”妈妈忧心忡忡地说:“像是出事了。”

“什么像是?就是出事了!”爸爸给女儿的表现下了定义。然后,他又说道:“把她叫醒。”“她刚刚睡着,明天再跟她说吧。”“我现在不跟她说一说,我一晚上会郁闷死的。”“行了,这事交给我这个当妈妈的吧。你当爸爸的,跟女儿天生有隔阂,你不用管了,睡觉去吧。”“我们管得太晚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你要打仗吗?跟女儿开仗?”“开什么仗?我们当爸爸和妈妈的,发现女儿身上出现了那种苗头,必须掐断它,结束它!还开仗呢,没开仗就已经结束了,这是家长该做的事。”“你睡觉去吧,你太冲动,会把事情搞砸的。”

爸爸看了一眼床上的陶然,走出女儿的房间。妈妈把女儿

房间的灯关了,但是,她没走出去,而是在黑暗中坐在了女儿的床边上……

陶然没有买返程的夜行车的车票。一个女孩子在放逐灵魂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归途。老人总是想到返乡和寻根,因为老人走不动了,他们想安歇一下一生都在奔波的脚步。

……陶然从那个叫“我们”的水潭中出来,在一个幽静的叫做“草衣坊”的地方,选了一件连衣裙,穿在身上,觉得合身又凉爽。这些用草编织的衣服,没有一件是重复的,花样、品种多多。它们都挂在宽叶树下。每一个来到草衣坊穿走衣服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必须做一件事情——用手捧来“我们”水潭中的水,浇在宽叶树下,让草衣坊的树和草,永远不会干枯,永远新鲜。女孩子陶然用两只手捧来了“我们”水潭中的水,滴在宽叶树下。她听见了树和草的声音。月光下,她清楚地看见,寂静中的树和草都在微笑。它们一笑,简直让女孩子陶然怦然心动。人在世上,忙忙碌碌,谁会注意树和草的喜怒哀乐呢?十四岁的女孩子陶然,第一次知道树和草是有笑容的,而且还能发出欢快的声音。当陶然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草编连衣裙,正觉得有些遗憾时,她听见宽叶树后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声音:“我给你提点儿建议好吗?在这里,为什么不穿短裙呢?”

陶然一惊,没想到宽叶树后会藏着一个人。她定睛看时,宽叶树后的男孩子已经转出来了。陶然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男孩子的穿戴。他只穿了一件草编的短裤,上身是裸露着的。陶然又

在草衣坊里看了一遍，回头问男孩子：“哪一件更好？”

男孩子走到树上悬挂着的一件很短很短的草裙下，摘下来，又选了一件很短很短的宽叶上衣，一起递给了陶然。陶然发现，男孩子手里的这件短上衣，其实是用两片宽树叶做成的。她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因为她判断出，自己穿上这短裙和短上衣，身体的大部分都会暴露在别人的目光下。因为羞涩，陶然感到自己的脸热了。但是，男孩子用两只手把短裙短上衣捧到了她面前，让陶然无法拒绝。

“这就是你的建议吗？”女孩子陶然问男孩子。她心里是十分喜欢这套草衣的。她只是习惯这样跟男生说话罢了。

“我的建议不能打高分吗？”男孩子说话时，希望女孩子陶然能够高兴地接受他为她做出的选择。

女孩子陶然说：“我给你的建议打八十五分。”

男孩子听了陶然的话，显得很兴奋：“这是我得到的最高分了。”

陶然猜测地看着面前的男孩子：“你是专门躲避在树后给女孩子选择草衣的吗？”

男孩子略带自豪地说：“我是草衣坊的时装艺术总监。”

“什么？草衣坊还有时装艺术总监？”女孩子陶然环顾了一下四周，觉得这里真是让人舒服啊。心里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当你没想到要什么的时候，这里也会有很多的惊喜在等着你。

在一棵宽叶树后，陶然把短上衣和短裙换上，觉得自己很清爽。“重新为我的建议打分吧。”男孩子看见陶然走出宽叶树后，对她说道。

“八十六分。”陶然给草衣坊的时装艺术总监加了一分。

男孩子宽容地笑着说：“才加了一分？看得出，你是一个十分挑剔的女孩子。”

“我可比教课的老师们慷慨多了。”陶然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有一次，数学老师多扣了她一分，她据理力争，只拿回了零点五分。那剩下的零点五分没有返还给她，被数学老师的面子用掉了。

“我刚才的话，好像让你想起不高兴的事了？”男孩子看见陶然脸上闪过一丝不快。这里的动物和人，差不多都能用眼睛看到你的心里去。就是看不到你的内心深处，他们的目光也会来到你的心的门外，在那里等候你开门。

“过去了。”陶然旋转了一下身体，让短裙和短上衣都发出一种刷啦啦的声音。她的肢体动作越大，草编的衣服甩动的幅度就越大，草和宽叶的香味就散发出来了。

“再见。”男孩子说。

陶然挥了一下手，离开了草衣坊。她还要到别处走一走。但是，她突然间想问一问男孩子的名字。男孩子已经走到一棵宽叶树后面去了，她看不见他的身影。于是，陶然就大声地喊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夜里十二点二十五分，妈妈正坐在女儿陶然的床边想心事，女儿在睡梦中的一声大叫，让妈妈彻底没了睡意。

“然然啊，你到底认识了什么人啊？怎么连个名字都不知道啊？”妈妈把灯再次打开，想看清女儿的脸，也想听懂女儿的话。当她把手伸向女儿的脸，想把她拍醒时，她听见了女儿的一声叹息。妈妈不由得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她认为女儿上了一天的学，早晨出门，到了晚上才回到家里，肯定很疲惫了。妈妈心里很犹豫，再次把手伸到女儿陶然的脸上，但没有拍醒女儿，而是轻轻地抚摩着女儿的脸。她看见在她的手的轻抚下，女儿的嘴角露出了笑容。她又关掉了灯，坐在黑暗中，听着女儿陶然的呼吸声……

妈妈的疼爱，让陶然能够继续自己的浪漫旅行。

陶然没看见草衣坊里的那个男孩子再次出现，她知道自己不会再见到他了。她不能在这里耽误太多的时间，她必须朝前走，继续着未知的旅行。陶然有些失落地离开了草衣坊。她嗅着草香，朝喧嚣的地方走去……这里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吗？一群人浑身上下都涂满了泥巴，在散发着泥巴香的泥地里滚动着，在抢着一个泥球……身着绿色短裙短上衣的陶然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没法不吸引别人的眼球，她的样子就像是掉进一片泥沼中的花朵，还带着鲜艳的绿叶。一个只露出白色眼球的黑乎乎的男孩子，把手里抢到的球扔给了同伴，

然后像一个黑乎乎的幻影一样朝陶然走过来。黑夜有属于自己的精灵吗？这个黑乎乎的男孩子，忽闪着他的白眼睛，站在了女孩子陶然的面前。

“我是‘黑色橄榄球’队的主力，我叫梦见刀。”这个浑身泥巴的男孩子做了自我介绍。

“你叫梦剑刀？听上去杀气腾腾的。”陶然的目光一直在他的身体上乱扫，觉得他是裸露着身体在泥地里滚了一身泥装。这里的橄榄球队员，都是穿着这种原始的服装吗？

“不是刀枪剑的剑，是梦见的见。我觉得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能够在梦中相见，已经很不错了，有多少人，连梦的门都找不到，就已经老了。”男孩子说话时声音很平静，白色的牙齿偶尔露出，显得很真实，而不是虚无缥缈的。

女孩子陶然很喜欢听梦见刀说话，她觉得他在这里生活了很久很久。他说话的内容跟夜行车，跟“我们”水潭，跟草衣坊非常和谐。他就应该属于这里。所以，女孩子陶然用欣赏的眼光打量着面前的这个黑乎乎的男孩子。

“你也加入到我们的橄榄球赛中来吧？”梦见刀邀请她。

陶然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觉得不行，再说，橄榄球赛的对抗性是很强的，也不适合一个女孩子啊。可是，在陶然想拒绝梦见刀时，她的心里其实是十分向往泥巴橄榄球赛的。“只是，只是，这种橄榄球赛，没有女孩子参加啊！”陶然朝泥巴人群里望了望，她渴望能看见一个或是两个身上滚满了泥巴的女生。

梦见刀朝泥巴人群里挥了一下手，跑过来几个黑乎乎的泥巴人。陶然没等梦见刀开口说话，就发现这几个泥巴橄榄球队员都是女孩子。

“怎么样？去换服装吧！参加我们的橄榄球赛。”梦见刀朝一块大石头指了一下。陶然鬼使神差般朝大石头后面走去，发现大石头后面是天然的换衣场所，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泥坑，凡是参赛的橄榄球队员，只要脱了衣服跳进泥坑，滚一身的泥巴，就等于换上运动服可以参赛了。

女孩子陶然换了泥巴服走出天然换衣间时，突然间听见了畅快的笑声——那些等在赛场里的泥巴橄榄球队员们都咧着嘴巴笑着等待她走下赛场。梦见刀把手里的泥巴橄榄球抛给了她，陶然挺身一跃，竟然牢牢抓住了滑溜溜的橄榄球。有人喊道：“她是天才的泥巴橄榄球队员啊！”

陶然高兴地大叫：“我抓住了！”

.....

夜里两点三十分，妈妈坐在陶然的床边上，喃喃自语：“你傻笑什么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傻笑吗？你睡觉也在想事吗？你不累吗？这孩子，睡觉也不老实啊……”

陶然的爸爸像幽灵一样走进女儿房间，对陶然的妈妈说：“你也睡觉吧，在这儿看着女儿睡觉有什么用？今晚的事，明天再解决。”“你又来劝我了！我知道有的事该明天天亮后再解决，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啊。”“睡吧睡吧。”“我要是能走进女儿的

梦里,让我变成她的影子都行。”“影子?我要是能在梦里看见女儿,让我变成一只狗我都愿意。”“你变成狗干什么?想在女儿的梦里吓唬她呀?要变也要变一个有用的东西啊。”“那我这个当爸爸的就甘愿做女儿鞋窠里的一双鞋垫。”“你只能做一只鞋垫,另一只鞋垫是我这个当妈妈的。”“看看,看看,现在养活一个女儿累不累啊,爸爸和妈妈都甘做女儿的鞋垫了。”

爸爸和妈妈退出女儿房间后,并没有立即回到他们自己的卧室里去,而是不谋而合地把脸又贴到陶然房间的门上,想再听一听女儿又说了什么梦话。

天已呈现出银色的白。陶然房间里的淡蓝色窗帘,想为睡在床上的小主人挽留住隐退的夜色,延长她的灵魂草场之旅。

有人在她房间的门上轻轻敲了三下。陶然知道是她该起床的时间了。她睁开眼睛,又马上闭了眼睛,像是要重返梦乡。她再次睁开眼睛时,把被子掀开,看了看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她一下子忘记了入睡前,为什么要赤裸着睡觉。过去,她总是穿着睡衣,或是穿着那件短内衣的。想起梦中的经历,陶然脸红了。每天早上六点一刻,不管是爸爸或妈妈,谁起得早,都会来到女儿门前,充当闹钟。妈妈不想让女儿的床头摆着一个闹钟,说那声音太刺耳,非常非常刺耳,听那声音起床,一天都不会愉快的。有半年时间了,一直都是妈妈充当闹钟的。因为女儿大了,有时会穿着睡衣走出房间,去卫生间,爸爸当闹钟就有些不合

适了。时间久了，陶然就习惯了妈妈站在门外敲门，有时，她就穿着很短的衣服走出来。因为妈妈昨夜守着女儿守得太晚了，现在还没起床。陶然穿着很短的内衣拉开门时，看见的是爸爸。爸爸的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对她说：“早餐在桌上。”

“我妈呢？”陶然一边朝卫生间走，一边问。

爸爸不能跟女儿说你妈妈在夜里守了你那么长时间，只说道：“你妈还睡着。”

陶然说：“我妈也睡懒觉呀。”就走进了卫生间，把门关上了。爸爸盯着门，心里为陶然的妈妈感到委屈。他也委屈着，但还是为女儿陶然做好上学前的准备，把她的午餐装在饭盒里，又放进一把小勺子，再放进一双筷子。平时，女儿不习惯用勺子——妈妈从不给她带勺子的。陶然吃馒头，都是用一根筷子把馒头扎起来，举到嘴巴跟前啃着吃。但是，爸爸准备这些东西时，一定是要加一把勺子的。他想，万一女儿要用勺子呢？

陶然从卫生间一出来，就推开爸爸和妈妈卧室的门，看了一眼还睡在床上的妈妈，回头问爸爸：“我妈怎么还睡啊？”爸爸把陶然的午餐饭盒装在一个提袋里，放在餐桌上，对女儿说：“让你妈再睡一会儿吧。”

陶然洗脸梳头时，爸爸在客厅里站了一下，把女儿出门要穿的鞋拿出来，鞋尖朝着门并排摆在那里。陶然坐在餐桌前吃早餐时，无论是吃煎鸡蛋，还是喝牛奶，都是闭着眼睛。爸爸在旁边观察女儿用餐时的表情，心里一直问自己：“我们老陶家没

有吃饭闭眼的传统啊！孩子这毛病哪来的？”

陶然是闭着眼吃完早餐的。她跟爸爸说：“我上学去了。”

爸爸点点头，看着陶然把鞋穿上，推开门走出去。这时候，陶然妈妈也醒过来了，她把拖鞋穿反了，迷迷糊糊走到阳台上，看着女儿陶然走过楼前的小道，拐上了大街。已经看不见陶然的身影了，妈妈还在朝大街上张望着。爸爸走到阳台上站在妻子身后，也把目光望向空空的街道。陶然妈妈回头对丈夫说：“在本上记下一个名字。”

“谁？什么名字？”陶然爸爸的神色异常紧张。

“梦见刀。”

“梦见刀？”

“快记下吧。一听就是个男孩子的名字。我没醒时，都差一点儿碰到这个男孩子了。”陶然的妈妈从女儿嘴里得到这个名字后，就梦到了这个叫梦见刀的男孩子。

“梦见刀？这绝对是男孩子的名字。是陶然班上的男生吗？”陶然的爸爸对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有判断力的。

“我担心是在社会上混的男孩子。梦见刀，梦见刀，听听，哪里像是一个上学的孩子的名字！怎么听上去像是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啊？”

“咱女儿陶然要真是跟小说中的人物认识，还真没事。就怕现实生活中真有这么个叫梦见刀的人！”

“我这里……”陶然妈妈指着自己的心脏部位说，“一揪一

揪的……”

早上七点十五分,女孩子陶然走进学校大门。她先后跟三个人打了招呼,一个是同班女生马婉婉。一见到陶然,马婉婉就用手摸了一下她的脸,说:“陶然,你昨天夜里没睡觉吗?怎么这么憔悴啊?”陶然说:“睡得挺好啊!”马婉婉说:“就是睡了,也是一夜都在做梦吧?”

陶然一听,心里就一惊,马婉婉也太精了,连人家做不做梦都能看出来。陶然的嘴里却说:“学习这么紧张,哪里还有时间做梦啊!”

马婉婉盯着陶然的眼睛说:“说实话,做没做梦?做的梦敢不敢讲出来?”

陶然伸出手把马婉婉推开了:“去你的!”

同班男生秦子悦从陶然后面追上来,把手里的一个光碟直接塞进陶然的书包里:“借你一个好片子看。”

陶然伸手从自己书包里抽出那盘光碟,一看,是《石头父子》。同学中爱看光碟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但是,爱看光碟的同学的层次可大不一样。有的女生专门找爱情片看,说是在里面可以找点儿经验,免得将来在爱情上走弯路;有的男生爱看枪战片,他们说,只要一听见枪响,身上的血液就像岩浆一样沸腾,女生就说他们内心深处有暴力倾向。陶然认为男生秦子悦的欣赏品位不低,所以,就跟他有了相互间交换光碟看的默契。每次看过光碟之后,两人都会有一次简短的交流。越交流,陶然